



五  
文

三

和20  
2025  
8



和  
2025  
3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闇叔 著重訂

碑狀

歐陽公最長於墓誌表以其序事處往往多太史公逸  
調唐以來學士大夫所不及者而王荆公獨自出機軸  
多巉畫曲折之言其尤長者往往於序事中一面點綴  
着色雋永遠出令人覽之如走駿馬於千山萬壑之中  
一而層巒疊嶂應接不暇序事中之劔戟也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通篇以銘序始終亦變調也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  
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  
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  
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實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  
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

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錫有福著漢名籍  
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凌陽之里公第在中判官利賈  
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  
一見天子以為知已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

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  
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  
曰于汝嘉閉陷柰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  
出書授之在訖爾謀至疆勅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  
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窺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  
或從或違或擠或推牾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書  
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湖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  
又以譴授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  
使於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在禪於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  
於鄂於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

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  
 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祖池再副戎車  
 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為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  
 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  
 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  
 甲命選事得擢進絀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  
 閔閣積遷給事於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  
 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  
 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  
 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  
 於川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為進士丞於殿中與仲前死  
 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  
 今為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法度如兵伍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為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衡國公諱嵩者為曾祖轉調便佳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為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

序世公冊  
而知掌本  
太史公法

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為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於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顯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鄂州。鄆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鄆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

以上分條  
序事孫生  
李階出色  
謝官判監

以下經  
獨記生平

在江州人大飢。且疫。公為具僧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况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為。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遁逃。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為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眾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為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畧。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善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為賊今不除。

以盜傷人  
而復貸之  
是長好也

丁嘗以此法治府事

黨附日眾夷人謂中國無能為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  
 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  
 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  
 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  
 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與化多進士就鄉舉  
 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為之購  
 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賄而  
 以險為解公捕案實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淫使表水險涉者  
 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  
 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為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他境益

此決猶今  
 呂梁江  
 同小姑大  
 姑諸處後  
 可行之

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為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

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

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

墓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

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為勳容賜其首曰褒

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為

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

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

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

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奕太常寺太祝女四

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  
 長諱實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  
 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  
 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  
 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謚群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  
 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  
 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為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  
 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  
 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也維卿亦顯於時

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  
 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為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中多節奏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卽位大賚羣臣陞刺者及其  
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  
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  
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  
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  
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  
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  
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闕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材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

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言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于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

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一子就養如公之為子弟也寬嘗為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為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為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于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為友故為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實實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為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為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

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厚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聲身於家外內肅誰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老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為螭龜管之墓上勒此銘詩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按次點綴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溇州溇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

君議編於勅慶曆二年擢為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為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湟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

急急一面序急急一面着色

城壘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緩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啟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為州整齊其大體濶畧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為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為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黔縣自君之

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且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迺適遵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迺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塋縣懷遠鄉上林村歛之為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

出、然、不、能、多、也、豎、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應、篇、首、、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為、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為、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銘佳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庸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  
 瘳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吏維此膚使文優以仕  
 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縣人孫氏之阡

伍子胥廟銘

隻眼之論足破千古之疑

子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耻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于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子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于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

有此一段  
意氣方為  
作家之旨

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烈烈子胥發  
節窮逋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  
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  
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  
後不誣

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勝歐公誌銘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颍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  
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  
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  
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  
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  
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  
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  
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



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娶為妖精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為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為已事故其

以下序諫詞

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施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葢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姝皆在而治衣櫛纒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才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日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摺次如右謹狀

今人每先狀而後誌謝希深之誌歐公為之久矣而王公以補其狀如此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瑋多兵畧公序亦有生色

以下按官面序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武寧二軍牙  
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  
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  
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年十九太  
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  
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真  
宗卽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  
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卽移書言朝廷恩信撫

王文 卷十一  
納之厚以動之羗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  
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  
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  
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  
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  
曰德明野心去就尚險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  
矣卽自將騎士八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  
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遷除西上閣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  
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閣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  
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涇州公乃圖

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  
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  
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麟泊撥城掘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  
之間遂無一羗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羗唘  
厮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  
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  
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徂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  
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厮敦爲鄉導公卽誘樣丹捕厮敦而許  
以一州樣丹終殺厮敦公遂奏以爲潁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  
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

王效 卷十一  
樣丹卽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  
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  
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  
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  
中而公斥竟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  
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  
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  
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旣貶寇萊公卽指公  
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  
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

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  
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  
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真定路馬步  
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  
五十八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諡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  
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羗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  
如羗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  
請補內附羗百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  
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  
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斂發兵戍守至

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為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响斷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節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于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

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候供備庫副使拒元昊于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倚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旨誼右侍禁閣門祗候誼三班奉職誼右班殿直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  
 皆倜儻喜起人急歲饑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太宗時貴寵任  
 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  
 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為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  
 事繼母管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  
 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為西頭供奉官而  
 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為多及  
 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為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當與歐公墓碑參看而歐為勝

歐陽公序  
兩事言簡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  
 皆倜儻喜起人急歲饑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太宗時貴寵任  
 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  
 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為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  
 事繼母管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  
 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為西頭供奉官而  
 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為多及  
 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為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

簡而卑荆  
公將徐鼎  
殺亦種種  
生情

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其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為公令於  
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  
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則帖然以此行而武  
康公亦為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  
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為大將不可使子弟  
與諸將分功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內殿  
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為馬軍都頭大  
中祥符元年為邢洛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  
中為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理車載壯士偽服為婦人  
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為能移陝

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為盜者問公擒鴻霸事皆憚恐洩  
去五年為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  
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  
舊職七年遷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  
四年為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為捧日左廂都  
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壞  
公使禁軍為築七者久之而無敢竊言聖公使已以非其事者  
城成天子賜書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  
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  
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

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  
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  
將皆遷與士之請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  
給公使自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  
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爲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  
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必大受其侵明  
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  
崩有司請奇士皆坐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  
也於是  
賢公以爲可用及閱太后官得爭軍吏事遂以  
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  
公檢校

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  
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公問  
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  
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項之除樞密副  
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  
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克宣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  
昊叛公嘗請將以打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  
撫并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  
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不宜典  
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

即歐陽公所劾秋青故事



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曰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鬪多盜他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効也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

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終日不

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天子密詔問公方畧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尚爲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爲

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強起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件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年天子爲之不得已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直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騰等物出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無疑不詰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溫如也平生

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放寬  
仁愛士卒士卒樂爲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  
爲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  
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  
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  
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英  
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駕部郎中張  
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誣皆早卒孫七人  
澤淵皆內殿崇班閣門祗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  
直沅瀛左侍禁温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右侍禁价未

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歷  
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諡并史館

言事米積熟等以次常請請共史館  
封公于小以正其甲申墓營其之武坐而因夫人極其具公聖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閻叔 著重訂

墓誌銘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荆公第一首誌銘須看他頓挫紆徐往往敘事中伏議

論風神善氣處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詞羣  
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  
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竒之子克  
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

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  
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諫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  
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  
狀當是時崇勳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  
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  
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  
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  
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  
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  
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行御史臺判三司理欠憑由

司登聞鼓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  
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教以爭職不阿  
或緝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細也其在兗州也近  
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  
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  
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  
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  
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  
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  
交私汙朝廷而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

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之新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采振施過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祲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

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謂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權彊所忌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此篇於叙事中一點綴而風韻喚發若順江流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此等誌韓歐所不及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英、語、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

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為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  
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為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  
公經畧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  
以公為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  
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為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  
公隨事鎮撫其為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  
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  
事多聽用還為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  
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  
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

荆公亦奪  
情起復

公往視而邢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為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  
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諭功遷起居舍人  
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  
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救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  
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為無  
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瞑矣因泫然泣  
數行下上視其貌其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  
喪自公始以樞密直學士為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畧安撫使  
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克蜀梓  
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



稽顙蜀白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為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為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見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為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徕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克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為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

餘存上與執政所為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為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為大臣居頃之遂以為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克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為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為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為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欵欵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為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為上言為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聞輒為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為益其志多自公

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為獨行異言以時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一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勅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魯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諱况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

魏出名

他留此會游之路以人所為誌

妻魯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為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潤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教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為可教者也知公為審銘曰

杯吏記世一云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寶之美乃駿帝業深宏卓煒乃與在時再任調膺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育學仕孰無眾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

三  
卷十一  
七  
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普永久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佳致蔚然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  
守先儒傳注資宅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卓越世儒莫能難也  
及爲吏按奸發伏振摘利害夫人之以學名權勢驕士者常逆  
爲君自緇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時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  
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  
舉進士不中教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  
日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復用大臣薦召君試學士院又久之不  
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

法細監斬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為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子男兩人景譽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為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

二十卷銘曰

銘亦陶流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羨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國宮以慰其子

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感慨懷惋中文多諷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克秘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為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清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

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  
遂治卒除弊與利甚衆人至今言之必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  
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  
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  
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  
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尚書屯田員外  
郎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  
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  
退則人莫不矜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  
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賦未嘗

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  
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  
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  
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  
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  
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耀祖諱諒皆弗仕考  
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  
太廟齊卽除儕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秘書省著作佐郎  
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克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

卜此新宮

唐荆川曰中論避寇端州事比歐公爲簡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感慨中有法度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  
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奸利事天子使  
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  
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  
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  
怒誣君以不直結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  
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  
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

再赦而蘇若獨不蒙必有中貴扼之者以剛字了蘇君意氣以仁智二字次其始未然後遂之筆不須如此落筆

王。文。卷。十二。之。譏。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十。人。至。陝。關。再。戍。大。怨。卽。謹。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聞。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

曰。今。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眾。相。聚。而。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

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二人  
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堊君揚州之江  
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其爲  
銘曰  
皇有囚極周綬以福使維蘇君莫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圖其方  
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愠祗天之役  
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唐荆川曰此等誌文獨荆公有之

比部陳君墓誌銘

悽惋多大旨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  
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  
秘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以之會封禪  
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  
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  
召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  
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  
上卽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



王文 卷十二  
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  
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  
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穆上書斥  
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忌改比部員外  
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  
州糧料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鞫居京  
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  
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  
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効以卒事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  
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屢負先臣餘教辱陛下

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除媿耻夙夜憂畏以故得  
病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疆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  
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  
官去臣勞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  
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卽無自言誰當爲臣言者乎書入  
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  
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  
年月葬公某處墓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  
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南而兄專之仍世有好義不可  
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

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概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  
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橐爲  
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輟其大  
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大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斲而木以剖  
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特歸重於常州以虛語感慨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  
然公之威名氣畧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  
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橫山  
州人填道瞻送嘆息爲之山淚又爲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  
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  
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奸  
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無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  
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

王交 卷十二  
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  
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  
起家應天府法曹叅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  
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  
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  
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  
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者其利於民尤  
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  
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體  
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

之陳留人五代祖爲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漣江曾大父周  
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玠秘書省著作佐郎贈  
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  
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旣葬之  
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闔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普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  
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茫洋演迤小太畢浮  
曷蹇于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曾易占歷宦坎河而荆公點次有生色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真宗世爲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秦州之如臯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卽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鄉吏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

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畢華卒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費大半役未幾而罷如臯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臯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秦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爲完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

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解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卽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天子獨愛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卽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寃退而貧人爲

王... 卷十二... 之憂也而公所為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寃且困未嘗一以為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田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畧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病而為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畧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極以歸又

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曷嘗為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殮壞公為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為銘

曰  
銘尤奇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為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戒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此實其書以求其志則公之志可收也

以然除受之古之祖以公首不肯出然此平而報籍之言收  
不之本籍學效樂各前以林天丁之十五各公家等賤最損樂

夫殿祿五之實生公萬事之國而輟宰賦之責合其為是以立天  
曰

而公於世始公之始人于王其類其文可以驗於世皆而為驗

皆小而盡其林而行之祖賦又復知其文可以見公之祖亦

公為世初又與宰賦書責則墜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始於事

字其感又一人音宰賦員曾為贊善大夫取三十平餘散

內翰沈公墓誌銘

雅

公姓沈氏諱邁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

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

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

不得為第一故以為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

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

果可以有為也祀明堂恩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

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

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

三才 卷十二  
輒見也故雖執政亦莫知其爲材居人之乃始以同修起居  
注召試知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  
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鉅治姦蠹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  
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卽位召還旬當三班院兼提舉兵  
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廷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  
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  
皆屏息旣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  
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入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  
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  
耀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

奔走談說護呼鼓舞以不及爲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  
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  
克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  
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  
時遣使者追賜黃金而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  
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  
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廷嗣與六  
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  
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  
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



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  
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  
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濶畧  
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  
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為之嘆惜某年某月某日  
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庶  
正晝而暈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二終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墓誌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點次嚴整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鄮鄮亡去邑為氏王莽亂都鄉侯據  
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為南豐故今為南豐人  
可徒為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  
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卒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  
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

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  
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  
有不中理者卽驗之最鈎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秘書丞兩浙  
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  
柄不善於政而喜怒縱人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  
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  
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  
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  
公公以所守言上由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  
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貨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

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  
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  
之又言民億甚宜弛利禁是時羗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  
之公奏曰羗虛款虜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羗席此劫他種  
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  
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羗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  
曰羗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緩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勾院天子欲  
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  
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  
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

觀於曾公  
所延自處  
多經之謂荆  
公序亦明

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  
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  
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畧使丞相引  
公為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為之主丞相  
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  
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  
相及公以為言詔陝西即經畧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  
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  
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宮臣論其不可用今臣  
受命事未有効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為黃州團練副

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  
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  
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請託殿上為奸以第畀舉人敗省  
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八十餘  
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因歲常得千斛  
然遣吏督貧民畊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  
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覲於  
周礼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  
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忘人事也終日陛下始  
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賞盜賊大臣愈不懌移

荆公言大切

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  
 尋自言惡公者因復紉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  
 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  
 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島羽  
 翼三十卷廣中怠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記十卷  
 為臣要記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六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  
 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濱墓云聖元年改葬龍  
 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為太常博士以  
 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鞏  
 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誌而銘

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  
 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  
 之閉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  
 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  
 祇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  
 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地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惟義之事  
 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啟予公非在茲邪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詔

法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  
禮部尚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諱濤之孫  
泰寧君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崇祀之曾孫初以祖父廕  
試秘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  
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秘書丞年三十  
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皆前死其  
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隴山南謝氏故家河南  
緱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

君始葬陽夏公于鄧為穰人而今以君耐葬君於忿不忮於欲  
不求雖盛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  
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克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  
所以哀其死而多為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  
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  
嗚呼可謂賢已銘曰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  
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為息嗟叔方剛何曷之亟  
昭昭者逆疑疑者藏為識在斯銘則不亡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機圖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于廷書  
其等皆第一守秘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嘗  
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為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  
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  
封縣為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為太常博士朝  
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為監察御史又以為殿中  
侍御史遂為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為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  
為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

以下世系  
好書生者  
筆筆有神

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為右司諫知諫院又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即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為辨治論議條鬯人反戾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為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嘆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為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為某官又官其

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薨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襄沙之原君故與子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為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為死而不朽乃為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亦尚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為哀哀焚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上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於沒既久而不能詳其治行文自可概見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莖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為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除通判忻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為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為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憚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為校也以禮示之而已嗣宗詘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嗣宗意愠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



坐於是嗣宗趣有司如公指即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  
為公賴分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  
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洽而士以此稱公為長者始公中進  
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公勅牒裂燒之公為  
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後陵公者為屬吏公舉遷之或  
非公以德報怨公曰受詔舉京官彼今為吾屬而任京官吾則  
舉之何報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  
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遷移知齊州  
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為  
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為急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

田至萬九十頃天子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

例叙

時丁謂為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至則  
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公所任吏  
亦有賍坐即緝公監池州順安鎮酒稅會今上即位移滁州又  
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  
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  
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墊乃改  
卜合葬於真州揚子縣蘆寧鄉銅山之原公子六人於是存者  
二人曰某為殿中丞曰某為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  
曹叅軍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曰某為進士而公以殿中

君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為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皆尚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畧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強而勝孰忌以爭乎予恭寬在室而亨疑亡之節因時乃發曰黜予咎匪讐予過避善不名亦不隕聞真銘新基維以長存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叅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

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塋狀君之行來乞銘擬其語為銘曰

次誌易銘

晁望頴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躄屯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慈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佺令中書為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隳政易君仕初從容調膺史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強懾

按察擾獄夙如我謀若不爲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  
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卑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  
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賊吏寓田勢家  
役煩且窘中戶愁嗟君哀傷券應手卽辨完蠹噓枯俗戒以勸  
秦王諸孫上家人郭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劫中人匿車夜遁  
移內侍省罪令卽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能声震越號稱其家  
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里閭宴行馬入罷牧地租于民  
厨傳費劇輸之殆貧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紉其數  
遷官博士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温湯之鹽實不辭課  
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謁巫代醫教以餌藥盡投詭祠

失怙恃者子其娶嫁坐堂朝脯飲酒閒暇英宗纂極員外于虞  
比篤二部闕最而除今天子恩始正郎位攝舒期年條教逾肄  
殍來鄰邦賑使無偃扶携飽去又遺之種敢於除害未始愛力  
取縱陽河避羅刹石折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算舟無危行  
人幸是爲曠數十載趨令謹呼無有權艾孤山馬當歲漂百航  
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開就付其事  
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五識者嘆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  
封永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  
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端俟彥歸而發  
范胡孕塔純粹僧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錢其二則女

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賜族媼恩稱疏戚  
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允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  
子丐埋辭衰龕走沐掇其緒餘以質幽窆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簡勁

邵公旣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爲邵氏今有  
田里丹陽者獨爲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  
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爲破句費聚錫留師賓以發其材及  
壯行內修不標飾爲名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  
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  
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  
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  
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

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禱于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十尚幼銘曰

乘於朝塋於里厥嬪禱之祭則予以完歸親維有祉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以也字為一篇線索雖段絡明也而文格卑弱矣此體雖別為之終屬卑陋非西京以前文格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叅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秘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

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闔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叅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其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問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

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細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言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奸賕狀論如法此公之

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  
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  
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耐以葬者公  
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  
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  
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  
為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窾以養交兮馳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今樂職嗜事彼能顯  
聞兮公則不嘶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瘁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單提一事

笑以廣西  
宦遊本末  
赴案

儂智高未  
叛之始而  
能先事而  
處如此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  
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  
遂安而君以材選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  
方也又以君為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  
聚中國亡命陰以其眾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  
以謂必為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  
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  
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

為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  
 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  
 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  
 吾乃所以間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納君言不報君又  
 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  
 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  
 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  
 紛紛欲為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  
 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為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  
 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為之

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  
 兵服以為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  
 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  
 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  
 言君罪狀朝廷為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  
 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  
 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即以前尚書祠部郎中致  
 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  
 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  
 通判虔州以方畧擒盜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

以下零星序他宦業



賢舉善束縛奸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敝散故在廣東收銅監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洄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龔州司戶叅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尚三百餘篇

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薨君新喻安和鄉長宜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貢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場用憂受厯不讓退安一州旣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通篇以好武一事相歛歔感慨

東麓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  
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為峽州  
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  
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  
矢白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天子賞世父  
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為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  
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  
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為武吏稍

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為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為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為陝西招討使欲君為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毆之以入不測戰以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武之不終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彎弓劍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為救止全活甚眾其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嵩叙上下誠等州刺史

至阿君為父終君去不為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阜卒次門為大理寺丞次閔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環壁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奇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闕門通事舍人祖諱延溫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誼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秘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遠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闕門祗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二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真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

林氏既薨矣君亦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爲之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牘歲省卒一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辨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細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圓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志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金管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墓曰強能吾羸吾與之爲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羸于強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享以實其聲也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詩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即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襲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為子弟也父昆

以上世序  
先世大畧  
以下世序  
生平亦  
止及後

高事

序次錯落

卷十三

稱良焉其為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為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常任之以為材始以季父恩公廕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為奸數嬖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即奏請成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即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誅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

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歎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為之敘次使歸而鑿諸墓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三終

